

《和谁说话 冉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和谁说话 冉冉》

13位ISBN编号：9787506386313

出版时间：2015-12-1

作者：冉冉

页数：1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和谁说话 冉冉》

内容概要

《和谁说话》是冉冉2015年出版的诗歌精选集，除了收入诗人最新组诗《空中草原》《往事与祈请》《此刻》外，还辑录了写于2012-2013年间广受好评的《当我沉默》《赶在天亮之前》及部分早期作品中的精品。

从早年的《草垛》《短歌》到《最大的雪》《大地的表情》直至近年的新作，草蛇灰线，可以看出贯穿在冉冉诗歌写作中的一条或显或隐的精神脉络，那就是由自我沉浸转向寻求“真我/自性”，努力使生命格局与精神格局最终合一的对“觉”的追寻过程。在诗人看来，诗歌不只是文学/文学史意义上的一种体裁或文本，诗歌写作也不只是一次次语词的掂量寻找或修辞练习，而是写作者成就自己生命与存在的“修身的秘径”。

以《空中草原》之《喀拉峻的夜晚》为例：“空中草原/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喀拉峻……为重新看见她为刚刚看见自己/一次短暂的盛开 懵懂的圆满/要历经多少迷途才能显现”？2014年6月，冉冉赴新疆特克斯领取第三届西部文学奖，在这个风景绝美的所在，百里沃野平畴环抱的“八卦城”特克斯与如梦似幻的“空中草原”喀拉峻让诗人相见恨晚，于是有了这组“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喀拉峻的最为优秀的诗篇”（《西部》杂志月评语）。夜晚恬静，“我”顺着风走到天上，一直走入辽远的星河，星星如盛开的硕大花朵，与岸边的诗人相互倒映……在这里，喀拉峻犹如一座通向异世界的桥，让“我”得以飘然神游太虚，一瞥神奇的彼岸，并由此看清自己。诗人为此而感泣，更为久堕尘世失去本真的自己伤怀——而这样一次“短暂的盛开 懵懂的圆满”的获得，“要历经多少迷途”，好在诗人已然“耳垂似雪，面若子夜”。喀拉峻是一个可以感觉到神性，可以使灵魂飞升，可以和另一个自己重逢的地方：“她的歌声唤得醒诸神/她的乳汁养得活雪天的牛群和马群……蹉跎半生 她才张开翅膀/她要把天飞宽云飞淡愁飞轻”。奇瑰的想象，温暖透明的底色，简约纯粹的语言，营造出的是阔大空灵的诗与思，情与境。

对于一位“觉”的寻求者，对于一位抱有永恒诗意的“奇迹”的渴望者，她心目中的理想诗歌显然并不限于文学，她更倾向于认同：诗是人类祈祷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造就的可能，是看不见的欲望的可见记录，是灵魂的神秘造就的肉体，是艺术家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其声色变幻永远和彼岸世界、和灵魂最幽深神秘的核心连在一起。因此，作为一个寻求过程的生命，历经所有的曲折苦难，都是为了获得来自绝对（无条件之物）的启示，并且，最终领受来自那个启示的光芒。

《和谁说话 冉冉》

作者简介

冉冉：女，重庆酉阳人。出版诗集《暗处的梨花》、《从秋天到冬天》、《空隙之地》、《朱雀听》，中短篇小说集《冬天的胡琴》。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首届“艾青诗歌奖”、“西部文学奖”等奖项。现居重庆。

《和谁说话 冉冉》

书籍目录

空中草原

喀拉峻的夜晚/羊群闪烁/来呀/草原上的水洼/翠鸟或鸽子花/手心的镜子/月光/由于下过雨/

往事与祈请

大雾弥漫/伤心博物馆/子夜时分/到后方去/带箭怒飞/惊魂之后/暮春的一天/暂时还没有/祈请/有朝一日/此刻

猝不及防的火星/我还没有恢复言说能力/新年早晨读友人诗/如果这些苦/祈祷/此刻/在中庭/我欠冬天/某个词/慢之又慢/鱼是水的房子/默喊的分贝/我许给自己的黄昏/

瓦蓝的穹隆

听吧/从秋天到冬天/沿江公路上/瓦蓝的穹隆/樱桃 樱桃/被胡琴充满的日子/静夜/在鸟儿的眼里/

最大的雪

最大的雪/晚饭呀/风呵/伏下身去/内心的闲话/蘑菇/渡口/起雾/和谁说话/

赶在天亮之前

只要一步/这身体旧了/赶在天亮之前/天黑下来/半壶水/总有人替我去跑/化装舞会/唱片/空白/天涯/学田湾/

大地的表情

在他们的房前屋后/在陌生人中间/每个人的舞蹈/我听见的哭泣/红叶/大地的表情/踏着落叶走去/霜降下来

/庄严的褪去/辞行/

当我沉默

在这个宁静的下午/我不能/河水又涨上来了/当我沉默/弥天大雾/

崭新的母语

第一天/这被石头簇拥的窗子/房顶的雕塑/看见孩子/伊沃·安德里奇/雪白的小路通向教堂/河流/崭新的母语

/林中空地/正午的阳光/

短歌

草垛/短歌

1、在写作过程中，时常会有一些疑问浮现出来——有的是写作中即时生成的，也有的是以前就想到并且寻思过。首先是创作构想的源起与完成问题。一首诗无论发端于何处，不管是一个词或句子，一缕乐音与人声，亦或是身心的偶然悸动，记忆中的一颦一笑……这个或实或虚的触动与发端，仅仅是一个起始，还需要转换构建并将其“对象化”，是一种新境、新物的创造，而非简单的记录摹写。虽说这只是艺文与生活关系的老话题，但是怎么看待、处理，对相同/不同时代的写作者，其认知实践却人言言殊，大相径庭。二是现代诗最基本的表达与修辞方式，亦即言此说彼（弗罗斯特表达为“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事”）。细细想来，从意象到内容，如此繁复的比喻语言，无一不是由此而生。借用别的物像/动作/事件等来传达诗人的情感心理、精神态势，并不是刻意地将此物附会在彼物之上，而应是借用客体自然自发的生长，缘起不同的两者经艺术处理后真正达到弥合无间。三是诗歌的修辞或语言风格问题。大而言之，如今的“文学”表达已成为一种惯性或陷阱，古往今来，海量的写作/阅读者都沉陷其中。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突然强烈地醒觉：艺文当然也包括诗歌的语言，不能太像它们一直以来的自己；我们的写作亟需一次去风格化、去文学（诗歌）化的淘洗清理。那些过于繁缛的修饰，那些成为常态甚至唯一的比喻性语言，必须把它们置放在更大的文化/文明时空中进行辨识，才可能从根本出发考虑超出常规限囿的问题意识与解决之道。四是接近上述预期或理想的到底是何种样貌的语言？坦率地说，我自己也并不清楚。从一定意义上看，前些年的口语/废话诗写作，倒是陈腐的诗歌语言进行过一次凌厉清洗，可惜那种祛除了风格抒情语感乃至意义的写作自身却疲沓、琐碎而无力，并未开创出新的语言。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所谓“自指性”写作，“在这种写作中，词语及文本的意义不是指向一个“外在于”语言的对象，而是指向词语能指、文本形式及写作过程本身。”（毛靖宇）然而除了言说的“不及物”或曰“语言的空转”，其语言、修辞跟前现代诗的表达方式并无二致。那么，在文化（文明）传统无所不在的情况下，肉体凡胎的我们真有可能“腾空”既有观念、意识和文化传承积习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诗歌（文学）语言吗？当然不可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偏执以至疯狂的去想去做去尝试——这也是一个以语言为志业的人应有的野心、梦想与狂想。在我简陋的想象中，这种新的诗歌（文学）语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是清澄、朴素、准确、及物。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写作者不可能无中生有，凭空创造，因而还是需要拓宽自己阅读熏习的场域，从陌生和异质材料中吸取、锻造、获得启示。不过语言尽管重要，但仍不能涵盖写作的全部，有话可说有感可发是另一个根本。不过那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2、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并沉浸于写作状态的诗人跟置身催眠过程的人有几分相似——譬如其间的专注、放松、自由与喜乐，就跟深度催眠中的功态接近，其结果也同样改变、塑造、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与精神。而作为完成状态的诗歌，则是写作者经验（或超验）的析出，是可以存留和反复回放的幻境，是化妆/伪装的白日梦，是我们祈愿的尚未看见的看见，抑或是，我们暂时无法实现的祈愿之愿的替代。在此我要坦白从诗歌中获得的利益与力量——诗歌的阅读写作回溯并重塑了我的生命与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反刍、观想、体察身心的景象际遇。通过看和见，我得以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她和他们——尤其是她，她的自省自律、隐忍担当、柔韧旷达、幽默笃定，让我对自性的显现葆有信心。她隐身在他们之中，深藏于每个人的身内，在这哀伤苦厄的时代给了我们自净的勇气和爱的希望。我曾在《雾中城》里写道：“这欣悦的相逢，是今天的大事，也是今生的大事”——是的，是诗歌写作让我走上了寻求觉悟的道途，尽管这道途曲折漫长，几乎是永无止境，但最初的一步毕竟已经迈出。谢谢各位评委，你们将两年一度的西部诗歌奖颁发给我，或许表达的正是对一个同道的关注与看见。真正的爱诗者并不孤独，经由阅读写作，我们不仅见证着相同的命运与境遇，还将以切实的努力去创造和抵达理想的生命之境。

章节试读

1、《和谁说话 冉冉》的笔记-第17页

每一个被炸毁的人 浴火重生的人
都是我的重庆

——亚丁《山的城》

大雾弥漫

大雾弥漫
梦游的火 失声的火
褪尽了血光

悬崖上的海市蜃楼
九死一生的弯道 石梯 码头
破碎而又哑寂

妇女们拾级而上
我想搂住任意一个
伏在她的肩头 痛哭

我想跟她们坐下来
在烧焦的黄桷树下 谈谈哀伤
和毁灭

我想以她们的酒来养我的泪
以她们的哀伤来抵挡我的毁灭

她们中最年长的一个
张开怀抱
用她的穷途堵住了我的末路

伤心博物馆

我看到的 是那些没有陈列
无法陈列 不能陈列的

不能说出 不能提及
也不能回忆

它们躲在灰烬的生灭间
青苔的更迭里
重圆的破镜中 苦来的甘尽里

《和谁说话 冉冉》

比烈焰呛人 比噩梦阴冷
比逃离酸楚 比退让苦涩

比断指更像箭头 比恶念更像炸弹
比伤心更像落叶 比祈祷更像大雨

它们流淌在柴米油盐中
停驻在生离死别里 比博物馆宽
比嘉陵江长

在一堆空空的童鞋边 我留下了
一个诗人的哀伤与哭泣
在一件血迹斑斑的棉袍里
我留下了一个女人的屈辱与新生

子夜时分
子夜时分 我向伤口望去
它们像银杏的叶片缀满露水

浅梦后 我看见它们
如清晨的鸟儿机警而又透明

当我从破败中起身 一阵热恋般
的狂喜 让我惊讶又颤栗

到后方去

到没有硝烟没有暗杀
没有仇恨没有戾气的后方去

后方的天是晴朗的天
后方的人是千锤百炼的人 后方的梦境
是清明的梦境 后方的苦恼是没有苦恼

带着千疮百孔的肉身去 带着错漏百出
的记忆去 带着一枝独秀的遗忘去
到后方去 做个健康的没有杂染的人

我们用过的扶梯已朝向江心
我们用过的旧居正奔往地狱

到后方去

放下失眠去 放下哀痛和绝望去
干干净净地去 轻车快马地去

带箭怒飞

《和谁说话 冉冉》

带箭怒飞 我飞过了
那些愤懑的人 苦若黄连的人

那些苦骨头
飞起来 全是羽毛
醒着时 一声不哼
夜深人静 却发出鸟的哀鸣

为流不尽的血泪而苦
那些苦骨肉 比这座城市的峭岩寒风
还要冷硬和惨烈

苦是这儿最夺目的标志
夜半 连绵的灯盏 无边无际
闪着痛楚的血 伤悲的骨

苦也是这里最独特的风景
被苦烧红的岩石 江水
一直在喊饿 不停地叫渴

在一张通红的脸颊里
我照见了我的苦胆和味蕾
在一扇折断的翅膀上
我照见了我膨化的箭簇和身形
在一颗又一颗的伤心里
我照见了我的沉疴与锈迹

在积习的阴影里
我失蹄般受惊且稳住了身体

惊魂之后

惊魂之后
我捧着余梦
指缝间 漏掉了一些金属
一些银屑和铁屑

那锃亮的磁铁 我隐秘的
炼狱

暮春的一天

乌鸦踩紧了雾霾
母猫窜上树梢

石榴在蓓蕾里打坐 行者在瑜伽中拧转
那些潮湿的身影
被虫鸣叫碎 被汽笛拉长

《和谁说话 冉冉》

运沙船逶迤不断 纷至沓来的往昔
旧日的河沙 一半成了乌金
一半成了白银

药店在幽暗中开启了门扉
买药的姑娘新手新脸 一袭白衣
她出口的是隔壁教堂的颂唱
入口的是栀子花的芬芳

芳香在雾气中流转
那个被痛苦磨得透亮的人
是干净的也是香的
那个被怒火炼得纯青的人
是干净的也是香的
那个被痛苦和愤怒锻打得
柔软和幽默的人
干净芳香 而且温暖

暮春的一天
值得凝望的一天
我怎么忍心说出它的阴郁多舛不可逆

我逃亡的地方

我逃亡的地方
是呼吸间的停顿
我藏身的地方
是梦与醒的间隙

灾难的门槛边
我失手摔坏了青花瓷
里面的酸甜苦辣都开了花

没有比失忆更甜蜜的死亡了
死亡算什么
与凌迟相比只能算是麻辣
与活埋相比
顶多算是酸辣或苦辣

辣在鼻孔里冒烟
辣点燃了冷却的沸水
辣将烹煮的肉体重新烹煮
辣不是死亡
是死亡的火柴

在呼与吸的栅栏边 在梦与醒的
铁丝网下 我耐心地
一点一点地揪着毛衣上的绒球
内心的污迹 与闪失

《和谁说话 冉冉》

那足以抵抗疯狂的揪揪 延缓了
我的抽搐和窒息

晨光中的黄桷树

它从废墟里长出
又大又美

像这个城市的绝笔
苍劲 庄重
还有几分谄媚

像这个城市的母亲
俊俏 无畏而又决绝
(这是美人的故里啊
所有的母亲都是美女
从发根美到舌尖 从喉咙
美到脚趾)
她们蔓延的根须
羞死了残垣和断壁

不是所有的美都和毁灭相随 不是
所有荣光都带着锯齿

黄桷树在什么季节种下就在什么季节落叶
金黄的落叶是它的助推
晨光中 当你看见一阵烟尘冉冉飞升
请仔细端详它雍容的枝干
妖娆的苞芽 肥美而绚丽的根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谁 坐在我面前
像母亲那样温柔地注视我犯下的错
微笑着说“没关系，来，吃一块西瓜，喝一杯冰水”

暂时还没有谁对我即将犯下的错忧心如焚
像等待一部新片 她等我好久了
她将我结出的苦果含在口中
我喜欢她舒展的皱纹和屏住的泪水

暂时还没有谁轻声唤我“喂，别再沉溺，
每一天都是最好的 最年轻的一天”
她把我的行李放进阁楼 将旧衣清理一新

“我把剩下的盐都换成了糖”，惜别时
她拥着我轻轻地说

《和谁说话 冉冉》

由于无法抓着她的左手 我就握住了自己的右手
是的 她把我的咸全部换成了甜
作为回报我把自己换成了她 在怨愤还没有完全平复的时辰

祈 请
在防空洞里窒息的姐姐
请把你剩下的春天全部给我
这样 在两堆灰烬之间
我重新燃起的便是绿色之火
高高的火星是你的花蕊
甜蜜而颤抖的火焰
是你惊慌而迟疑的恋情

鸟隐伏于远处的浓荫
它们的鸣叫声不再刺耳
大地已回暖 南风吹拂重庆
熏风中 一棵病树发芽
一座新城长大

轰炸中长眠的姐姐
请把你的夏天全部给我
这样 在两个废墟之间
我缝合的便是哀伤与绝望的伤口
我的针线缝合过丝绸 我的手指
克制过刀刃 我微微低颌的头
得到了艳阳的映照和加持

在硝烟中往生的姐姐
请把你的秋天和冬天全部给我
这样 在生和死之间
我运送的便是果实和大雪
愿我运送的果实比收获的更多
愿我运送的雪比融化的溪水更洁净
当某一天 我们在青绿的苔藓下相遇
彼此的源流合二为一 我们拥抱
那凋零的一切也同时回返了枝头

有朝一日

有朝一日
我能否像个天生的瞎子 寂然地
从解放碑走向上清寺

我的每个杳晃都是安静的
曾经的刀光无声 曾经的剑影无痕

洁净的光线中

《和谁说话 冉冉》

陌生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孩子们弯腰路边
雕刻他们的人生
他们振动凿子扬起榔头的样子
更像是在绝壁上打坑
是啊 孩子们把我们的伤我们的疼
把我们走丢的走坏的走尽的路
全珍藏在了他们的坑里
他们不是我们的儿子 也不是我们的终点
却是我们甜美的回声

没有什么要记取 也没有什么
要发现 曾经的愁肠成了车道
曾经的刑场成了教堂 曾经的医院
成了学校 曾经的空袭成了雨滴
让人夤夜无眠的上清寺
成了我的解放碑

《和谁说话 冉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